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The Nobel Prize

里凯的沉思

(法) 法朗士/著 王艳秋/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

里 凯 的 沉 思

[法] 法朗士 著

王艳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里凯的沉思 / (法) 法朗士著; 王艳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50-4

I . ①里… II . ①法… ②王…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现代 IV .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214 号

书 名 里凯的沉思

著 者 (法) 法朗士

译 者 王艳秋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50-4

定 价 4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克兰科比尔	001
莉莉丝的女儿	027
艾德梅, 适宜的施舍	039
巴尔萨泽	044
教士的木樨草	058
乐塔·阿西莉亚	060
皮荣诺先生	068
里凯	082
里凯的沉思	086
普托	091
埃米尔	105
领带	110
齐亚拉夫人	115
内贼	117
托马斯先生	122
正直的法官	127
阿德里安娜·布凯	132
亡灵的弥撒	139

圣母的杂耍艺人	144
莱斯利·伍德	150
共和国二年花月往事	161
承诺的死亡	167
小铅兵	171
志愿兵的回忆	180
阿贝莉公主	216
蓝胡子和他的七位妻子	279

克兰科比尔

献给亚历山大·斯丹朗^①和吕西安·吉特利^②，他们二人——前者用其令大家交口称赞的图画，后者凭借其戏剧天分的完美塑造——赋予我那可怜的流动蔬菜商贩的卑微形象以伟大的个性。

——安纳托尔·法朗士

第一章 法律的威严

法官每一次以至高无上的人民之名义做出的宣判都体现了司法的神圣和威严。热罗姆·克兰科比尔是一个流动蔬菜商贩，因侮辱警察而遭指控，在开庭的那天，他才明白司法的威严。他坐在庄严肃穆而又阴郁的审判庭的被告席上，能够看见法官、书记官、身着长袍的律师、挂着链子的执达员、警察以及隔栏后面安静的旁听者的脑袋。他发现自己的位置高高在上，好像遭受指控、出现在法官面前是某种极致的荣誉。在大厅的最里面，布里

① 亚历山大·斯丹朗(1859—1923)：法国漫画家、版画家，以画猫而闻名。他是《克兰科比尔》插图作者之一，原籍瑞士洛桑。

② 吕西安·吉特利(1860—1925)：法国演员、导演。他帮助法朗士将《克兰科比尔》改编成戏剧并于1903年在剧中扮演克兰科比尔。

希庭长正襟危坐，他左右各有一名陪审官。布里希庭长胸前佩戴着一枚棕榈叶状的文化教育勋章^①。法庭上还悬挂着一尊象征共和国的胸像^②和一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仿佛天堂和人间的全部法律都悬于克兰科比尔头顶，这样的暗示让他凛然生畏。克兰科比尔没有哲学头脑，所以他没去弄明白胸像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的含义，也没法去探究耶稣和共和国胸像在法庭上能否和谐相处。不过，这确实值得思量。因为，教皇的学说和教会的法规在许多方面和共和国的宪法和民事法律是背道而驰的。我们都知道教宗手谕录并没有被采纳。基督教会一如既往地告知民众：唯有它授权的政权才是合法的。但是，法兰西共和国却宣称，它不仰仗教皇的权威。克兰科比尔完全可以说：

“法官大人，先生们，卢贝总统没有涂过圣油。基督的圣像正高悬于你们头顶，借由普世会议和教皇之口否定了你们的权利。基督出现在法庭，要么是为了让你们铭记教会的权利，告知你们自己的权利无效，要么就毫无意义。”

布里希庭长可能会这般反驳：

“被告克兰科比尔，法国的历代统治者和教皇相处得都不融洽。尧姆·德·诺加雷^③法官被逐出教会，但他并没因这件琐碎小事而辞职。法庭上的基督与格雷高瓦七世和伯尼思法八世时期的基督不可相提并论。你若愿意，也可以把他看作福音书里的基督，毫不知晓教会法典，而且从没听别人提起神圣的宗教手谕录。”

① 法国的文化教育勋章为棕榈叶状。

② 胸像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名叫玛丽安娜。

③ 尧姆·德·诺加雷(13世纪中期—1313)：法国政治家、法学教授，曾任菲利普四世的大法官。

克兰科比尔可以这样作答：

“福音书中的基督是位布森古^①。一千九百多年来，所有信奉基督的民族都坚信：基督被判刑是次错误极其严重的审判。庭长大人，若以基督的名义，我确信您未必敢判我超过四十八小时。”

可惜克兰科比尔并没有做出任何历史、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思考。他一直处在惊奇未定的状态。周围的场景和氛围让他对法庭审判萌生敬意。他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等待聆听法官的判决。克兰科比尔潜意识里并不觉得自己犯了法，但他又觉得在法律庄严的意象面前，在社会制裁的执法者面前，一个流动果蔬商贩的潜意识是多么不值一提。而辩护律师的一席话也让他对自己的无辜感到质疑。

于是，一次仓促的概括性的预审判定克兰科比尔罪名成立。

第二章 克兰科比尔的不幸遭遇

克兰科比尔是个果蔬小贩，他手推推车，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卷心菜！萝卜！胡萝卜咯！”如果推车里有青蒜，他就会喊：“芦笋咯！”因为穷人们总把青蒜当成芦笋。十月二十日的中午时分，克兰科比尔正推着车沿着蒙玛特尔大街往南走，鞋店的老板娘巴雅尔太太从店里出来，走到他的推车旁。巴雅尔太太拿起一捆青蒜，略显不屑一顾地说：“你的青蒜不怎么样啊。多少钱一捆？”

^① 1830年革命后，一些年轻的共和党人头戴硬皮帽，以“布森谷”为名，他们中大多数都参加了1832和1833年的骚乱。布森谷代表“无政府主义者”。

“十五个苏^①，太太，这是市场上最好的青蒜了！”

“这三棵烂蒜要十五个苏？”

老板娘非常厌恶地把青蒜扔回了推车。

这时候，64号警察走过来对克兰科比尔喝道：“赶紧走！”

五十年来，从早到晚总是有人警告克兰科比尔“赶紧走”。对他而言，这个命令的正确性不言而喻。为了赶紧服从命令，他督促巴雅尔太太抓紧买。

“你得让我好好挑挑。”巴雅尔太太刻薄地反驳道。

她把所有的青蒜都翻了一遍，终于挑了一捆自己觉得最好的，然后把那捆葱紧紧地抱在胸前，就像是教堂绘画里的圣人抱着代表胜利的棕榈枝。

“我给你十四个苏，十四个不少了。我身上没带钱，得回店里给你取。”

巴雅尔太太抱着青蒜往店里走。一个带小孩的顾客抢先进了店里。

此时，64号警察第二次警告克兰科比尔：“赶快走！”

克兰科比尔说：“我在等菜钱。”

“我在让你走，没让你等菜钱！”警察语气严苛地说道。

这时，老板娘正在店里给那个十八个月大的孩子试一双小蓝鞋，孩子的母亲着急要走。翠绿的蒜头正躺在柜台上。

五十年来，克兰科比尔一直推着他的小车穿街走巷，他对权

① 法国货币单位。大革命前的法国货币流通比较复杂，本位币单位是里弗(Livre)。按1726年的规定，1路易(Louis d'or)合24里弗，1埃居(écu)合6里弗，1里弗合20苏(sou)，1795年法郎(Franc)正式代替里弗成为本位币，1:1折合，1803年确立1法郎合100生丁(Centimes)。1834年起，其他货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法郎、生丁成为法国仅有的货币单位，直到被欧元、欧分取代。

威向来都是敬畏有加，不敢怠慢。但是，现在他遇到了特殊情况：此时他既有自己的权利，也有要履行的义务。他又不是个明断的人，没能明白个人的权利并不足以让他不履行义务。他太执著于自己那十四个苏，结果忽视了自己该把车推走，赶快把车推走，永远都别停留的义务。他还站在那儿等。

这时，64号警察第三次平心静气地警告克兰科比尔快点离开。这位警察的习惯和蒙托西勒队长的态度截然相反：蒙托西勒队长是不断地吓唬人，却从不严厉惩罚；而64号警察虽然轻易不警告人，却动不动就做违警记录。64号警察的秉性就是这样，虽然有点严厉，但却是名优秀的公仆、尽忠职守的军人。他既像狮子般勇猛，又像孩童般温顺。他只知道执行命令。

“我叫你往前走，难道你没听见？”

克兰科比尔有理由待在原地不走，在他看来，这个理由非常重要，他不可能认为不够充分。他简单直接地说出了这个理由：

“真见鬼！我已经跟您说了，我在等我的菜钱。”

64号警察只回答道：

“你是要我给你开个违章记录吗？是的话，你只管说出来。”

听到他这么说，克兰科比尔讷讷地耸了耸肩，眼含痛苦地望了眼警察，然后抬起头看着天空，那种目光仿佛在说：

“但愿苍天明鉴！我是一个蔑视法律的人吗？我哪里敢无视管理我这种流动商贩的法令和规章！大清早五点钟，我就推着车到中央菜市场进货。七点钟开始，我就火急火燎地推着车，大声吆喝‘卷心菜！萝卜！胡萝卜咯！’今年我整整六十岁了，累坏了。可您却问我是不是想造反不听话。您这不是成心在跟我开玩笑吗？您的这个玩笑开得也太残忍了。”

也许警察没有注意到克兰科比尔的眼神，也许他从来都没有

察觉有任何可以为他开脱的理由，他只是厉声问他听没听明白。

就在这时候，蒙玛特尔大街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交通堵塞。出租马车、平板马车、运送家具的马车、公共马车、四轮大车，一辆紧挨着一辆，前辆堵着后辆，仿佛牢牢地粘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从闹哄哄水泄不通的车群里升起了阵阵咒骂声和叫喊声。出租马车的车夫们和隔着老远的肉铺伙计们粗鲁地对骂。公共马车的车夫认定是克兰科比尔导致了交通堵塞，因此都骂他“脏青蒜”。

这时人行横道上聚拢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专心致志地听众人争吵。警察发现自己引人注目，满脑子只想着要显示身份的威严。

“很好！”他说道。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小本子和一小截短到不能再短的铅笔。

克兰科比尔打定了主意，决定听从内心的力量，更何况此时的他已经进退两难。他的小推车的轮子不幸被一辆送奶车的轮子给卡住了。

克兰科比尔扯着鸭舌帽里的头发，大声叫着：

“我已经跟您说了，我在等菜钱。真背！真是倒霉透顶了！真他奶奶的该死！”

他这些话里表现出的绝望远胜于反抗，64号警察却认定自己受了侮辱。在他看来，所有的辱骂都必须具备“死母牛”这种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仪式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仪式般的形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本能地把克兰科比尔的话收进了耳朵，并且烙在那里。

陷入极度惊诧和不解中的克兰科比尔，用他那双被太阳晒坏

的眼睛望着 64 号警察，两条胳膊交叉放在蓝罩衫上。微弱、颤抖的声音时而从头顶冒出来，时而又从脚底钻上来：

“我说过死母牛？我？……啊！”

商店里的伙计和小孩子们看见拘捕个个哈哈大笑。这件事正合那些喜欢暴力场面和卑鄙局面的好事者的心意。但是一位穿着礼服、头戴大礼帽、神色忧郁的老人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来，他径直走到警察旁边，态度温和，平心静气又信心十足地说：

“您听错了。他没有骂您！”

“管好自己的事吧！这事和您没关系！”那位老者衣冠楚楚，所以 64 号警察回答时没有大声吓唬。

老人固执己见，显得冷静又顽固。警察命令他去向警察分局局长解释。

这时候，克兰科比尔大声嚷道：

“我竟说过‘死母牛’？啊？”

就在他惊诧不已地感叹时，鞋店老板娘巴雅尔太太手里攥着十四个苏往他这边走来。巴雅尔太太看见 64 号警察拽住了克兰科比尔的衣领，她心里寻思，欠一个被带到警察局去的人的钱是不用还的，于是就把那十四个苏放回了自己的围裙兜里。

克兰科比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推车被扣押，自己失去了自由，脚陷万丈深渊，太阳也失去了光辉，他低声抱怨：

“怎么回事呀？……”

当着警察分局局长的面，老人称，由于交通拥堵，他滞留在马路上，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他确定 64 号警察没有遭到辱骂，是警察听错了。老人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大卫·马蒂厄医生，昂普瓦兹-巴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四级“荣誉勋位”的获得者。换在别时，这样的证词足以让警察局局长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

在当时的法国，学者和贤人饱受质疑。

克兰科比尔被正式逮捕了，在拘留室呆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囚车押送到了拘留所。

在克兰科比尔眼里被监禁既不痛苦，也不丢脸，他觉得这是必须经受的。迈进监狱后，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干干净净的墙壁和方砖地板。他说：

“说到干净，这里可真是个干净地儿。真不错，完全可以在地上吃饭。”

就剩下他自己后，他想把木凳往外拽拽，但是却发现木凳是固定住的，不能动。他异常惊奇地自语道：

“真是个怪主意！这样的法子，我可想不出来。”

克兰科比尔坐下来，晃动拇指，仍旧惊奇未定。寂寞和孤独向他扑来。他心烦意乱，想着他被扣押的小推车和车上装着的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野苣和蒲公英，心里忐忑不安。他焦虑不安地问自己：

“他们会把车子扔到哪儿去呢？”

第三天，克兰科比尔的律师——勒梅尔律师来探视他，这位律师是该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还是“法兰西爱国协会”的一个分会的会长。

克兰科比尔试着把他的遭遇讲给律师听，因为他太不善表达，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其实，也许稍稍帮助一下他，他就能讲清楚。但是他的律师对他陈述的一切都毫不相信，律师一边摇头，一边查阅文件，低声说：

“哼！哼！这些卷宗里完全都看不到……”

然后，他带着厌倦，捋了捋金黄色的小胡子，对克兰科比尔说：

“为了您的利益，最好还是招了吧！依我看，矢口否认实在是蠢到家了！”

从那时起，如果克兰科比尔当真知道自己该坦白什么的话，他肯定是会供认不讳的。

第三章 克兰科比尔上法庭

布里希庭长整整用了六分钟审问克兰科比尔。如果庭长问的问题被告能一一作答的话，这场庭审必然会让案情变得清晰。但克兰科比尔生性不善争辩，又置身于这样一群人中，敬畏之感更让他有口难言，因此，他始终沉默不语。布里希庭长自问自答，每个回答都很犀利，压得人喘不过气。最后，他得出结论：

“那么您认为自己说过‘死母牛’了？”

“我说过‘死母牛’。因为警察先生先说了‘死母牛’，我之后才说的‘死母牛’。”

他其实想表达是警察出乎意料的指控把他弄懵了，在惊慌中他重复了警察加在他头上的话，而自己根本没说过。他说“死母牛”，就好像是在说：“我，侮辱别人？怎么可能呢？”

布里希庭长可不是这么理解的。

“您确定是那位警察先生先这么说的吗？”

克兰科比尔没有为自己辩解，对他来说，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难如登天。

“您不再坚持了。这么做非常明智。”庭长先生说。

庭长传证人出庭。

64号警察叫巴斯蒂安·马特拉，他宣誓自己所说属实，而且只说真话。他的证词如下：

“10月20日中午，我正在蒙玛特尔大街上执勤，看见街上有个流动小商贩模样的人，违章停车在328号位，导致交通堵塞。我三次警告他把车推走，不要停在那儿，可是他拒不服从。我警告他要开违章记录时，他却大喊‘死母牛’。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段证词说法得当、无懈可击，法官们听后非常满意。被告一方曾提出传鞋店老板娘——巴雅尔太太和昂普瓦兹-巴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四级“荣誉勋位”的获得者大卫·马蒂厄医生出庭作证。可是巴雅尔太太什么都没看见，一句话也没听到。而马蒂厄医生在警察勒令菜贩往前走时，正挤在人群里。他的证词掀起一场风波：

“我目睹了他们的争执。”医生说道，“我发现警察说错了，其实他并没挨骂，于是我走过去跟他解释这件事。但警察坚持拘捕这个流动菜贩，还让我跟他一起去警察分局，我按照他说的做了，当着警察分局局长的面重复了自己的证词。”

“您请坐，”庭长说道，“执达员，传证人马特拉上庭。”

“马特拉，在你准备拘捕被告的时候，马蒂厄医生是否上前指出你弄错了？”

“庭长先生，他辱骂了我。”

“他怎么骂你的？”

“他说：‘死母牛’！”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喧哗哄笑声。

“你可以下去了。”庭长赶忙说道。

然后他警告旁听的人，如果再发生这种破坏法庭秩序的喧闹，就把他们全部清场。被告律师志得意满地舞动着长袍的袖子，这时，大家都以为克兰科比尔会被判无罪。

法庭重又安静下来，勒梅尔律师站起身，他的开场白是对巴黎警察局里警察的一番赞颂：“这些质朴谦逊的人民公仆，他们挣着微薄的薪水，却受苦受累、甘冒风险，时刻展现着英雄风采。他们过去是战士，现在仍然是战士。战士，这个词就说明了一切……”

勒梅尔律师轻轻松松地对军人的品质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自己属于那种“不能容忍任何人冒犯军队，触犯国家军队，而且以自己是军队中的一分子为傲”的那类人。

庭长点了点头。

其实，勒梅尔律师曾经是一位预备役中尉。他还是老奥德里耶特街区民主党的候选人。

他接着说道：“当然，我不会不认可治安警察每天为巴黎人民所做的细微却难能可贵的贡献。如果我发现克兰科比尔曾辱骂老兵，我绝不会答应当着众人面为他辩护。有人指控我的被告委托人骂‘死母牛’，‘死母牛’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翻开《俚语词典》，可以看到：‘母牛般的人指不怀好意、懒惰成性、游手好闲，像母牛一样懒懒地躺着不干活的人’；‘母牛：警察局的眼线密探’，因此‘死母牛’的确适合借指某些群体。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句话克兰科比尔是怎么说的？甚至他是否说过这句话？先生们，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坚信马特拉警察毫无恶意。正如我们前面所谈，他当时在执行一项繁重的任务。他可能会因过度劳累而疲惫不堪，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幻听。先生们，当马特拉先生走上证人席，对大家宣布，科学界的骄子、上层人士、四级‘荣誉勋位’得主，昂普瓦兹-巴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大卫·马蒂厄医生也说过‘死母牛’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马特拉被强迫症纠缠。如果我的用词不过分的话，我觉得他有被迫害妄想症。

“况且，即便克兰科比尔喊了‘死母牛’，我们也得弄明白他说这话是否就犯了轻罪。克兰科比尔是个私生子，她母亲是个放荡、酗酒的小商贩，患有先天性酒精中毒症。你们看他现在这副傻头傻脑样儿，那是六十多年悲惨生活的产物。先生们，你们会说 he 根本负不了法律责任呢。”

勒梅尔律师坐下来，布里希庭长含糊不清地宣读判决：热罗姆·克兰科比尔被判十五天监禁，罚处五十法郎。法庭偏听偏信了警察马特拉的证词。

克兰科比尔被押着走过法院里阴森漫长的走廊，极其渴望得到人们的同情。他转向押送自己的治安警察，连喊三声：

“长官！……长官！……喂，长官！……”

克兰科比尔长叹道：

“要是半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会遇到这档子事就好了……”

后来，他念头一转：

“这些先生们讲话也太快了。他们说得好，就是太快。没办法向他们解释明白……长官，您不觉得他们讲得快吗？”

那位警察只自顾自地往前走，不但没作答，连头都没回。

克兰科比尔问道：“您怎么不回答我呢？”

警察依旧默不作声。克兰科比尔极其悲怆地对他说：“别人还和狗说话呢？您为什么不搭理我？您总不开口，不怕得口臭吗？”

第四章 为布里希庭长辩护

宣判之后，一些旁听者和两三位法官走出了审判庭，书记官通知另一宗诉讼案开庭审理。走出法庭的人对克兰科比尔一案